





白氏文集卷第三十九

銘贊箴謠偈一月二十首

續座右銘序

崔子玉座右銘余竊慕之雖未能盡行常書屋壁然其間似有未盡者因續為座右銘云

勿慕貴與富勿憂賤與貧自問道何如貴賤安足云  
聞毀勿戚戚聞譽勿欣欣自顧行何如毀譽安足論  
無以意傲物以遠辱於人無以色求事以自重其身  
游與邪分岐居與正為鄰於中有取捨此外無踈親  
修外以及內靜養和與真養內不遺外動率義與仁  
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塵吾道亦如此行之貴日新  
不敢規他人聊自書諸紳終身且自勗身歿貽後昆





後昆苟反是非我之子孫

### 騶虞畫

騶虞仁瑞之獸也其所感所食暨形狀質文孫氏瑞圖具載其事元和元年夏有以騶虞圖贈予者予愛其外猛而威內仁而信又嗟曠代不覲引筆贊之詞云爾

孟山有獸仁心毛質不踐生芻不食生物有道則見非時不出三季已還退藏於密我聞其名徵之於書不識其形得之於圖曰質黑文猊首虎軀是耶非耶孰知之乎已矣夫已矣夫前不見往者後不見來者吁嗟乎騶虞

### 貊屏贊

併序貊讀  
白豹也

貊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寢其皮辟瘟圖其形辟邪予舊病頭風每寢息常以小屏衛其首適遇畫工偶令寫之按山海經此獸食鉄與銅不食他物因有所感遂為贊曰

邈哉奇獸生干南國其名曰貊非鐵不食昔在上古人心忠質征伐教令自天子出劔戟省用銅鉄羨溢貊當是時飽食終日三代以降王法不一鑠鐵為兵範銅為佛佛像日益兵刃日滋何山不刻何谷不墮鉄銅寸鐵罔有子遺悲哉彼貊無乃餒而嗚呼非貊之悲惟時之悲

### 畫鵬贊

壽安令白昊子宗兄也得丹青之妙傳寫之要毛羣



羽族尤是所長長慶元年以畫鷓鴣賦予予愛之因題贊云

鷺禽之英黑鷓丁丁鉤綴八爪翎插六翎想入心匠寫從筆精不卯不雛一日而成軒然將飛戛然欲鳴毛動骨活神來著形始知造物不必杳冥但獲天機則與化爭韓幹之馬籍籍知名薛稷之鶴翩翩有聲研工覈能較真闔靈豈無他人不如我兒

續虞人箴元和十五年

唐受天命十有二聖業業湯湯咸勤于政鳥生深林獸在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鳥獸蟲魚各遂其生君民朝野亦克用寧在昔玄祖嚴訓孔彰馳騁畋獵俾心發狂何以驗之曰羿與康曾不是誠終然覆亡

故我列聖鑑彼前王雖有畋遊樂不至荒高祖方借蘇長進言不滿十旬未足為歡上心忽悟為之輟畋故武德業垂二百年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及璟趨出錫死懷中故開元事播于無窮噫逐獸于野走馬于路豈不快哉銜楸可懼噫夜歸禁苑朝出皇都豈不樂哉寇戎可虞臣非獸臣不當獻箴輒思出位敢諫從禽螻蟻命小安危計深苟禪萬一臣死甘心

三誣并

予廬山草堂中有朱藤杖一蟠木机一素屏風二時多杖藤而行隱机而坐掩屏而卧宴息之暇筆硯在前偶為三誣各導其意亦猶座右陋室銘之類爾



蟠木謠

蟠木蟠木有似我身不中乎器無用於人下擁腫而  
上麟菌楠不楠兮輪不輪天子建明堂兮既非梁棟  
諸侯斲大輅兮材又不中唯我病夫或有所用爾  
爲几承吾臂支吾頤而已矣不傷爾性不枉爾理爾  
快快爲几之外無所用爾爾既不材吾亦不材胡爲  
乎人間徘徊蟠木蟠木吾與汝歸草堂去來

素屏謠

素屏素屏胡爲乎不文不飾不丹不青當世豈無李  
陽冰之篆字張旭之筆迹邊鸞之花鳥張藻之松石  
吾不令加一點一畫於其上欲爾保真而全白吾於  
香爐峯下置草堂二屏倚在東西墻夜如明月入我

室

一作懷

曉如白雲圍我牀我心久養浩然氣亦

爾表裏相輝光爾不見當今甲第與王宮織成步  
錦屏風綴珠陷鈿貼雲母五金七寶相玲瓏貴豪待  
此方悅目然肯寢臥乎其中素屏素屏物各有所宜  
用各有所施爾今木爲骨兮紙爲面捨吾草堂欲何  
之

朱藤謠

朱藤朱藤温如紅玉直如朱繩自我得爾以爲杖大  
有裨於股肱前年左選東南萬里交遊別我于國門  
親友送我于滄水登高山兮車倒輪摧渡漢水兮馬  
踟躕開中途不進部曲多迴唯此朱藤實隨我來瘴  
癘之鄉無人之地扶衛衰病驅呵魑魅吾獨一身賴



爾爲二或水或陸自北徂南泥黏雪滑足力不堪吾  
本兩足得爾爲三紫霄峯頭黃石巖下松門石磴不  
通輿馬吾與爾披雲撥水環山繞野二年踏遍匡廬  
間未嘗一步而相捨雖有佳子弟良友朋扶危助蹇  
不如朱藤嗟乎窮旣若是通復何如吾不以常杖待  
爾爾勿以常人望吾朱藤朱藤吾雖青雲之上黃泥  
之下誓不棄爾於斯湏

無可柰何

無可柰何兮白日走而朱顏頽少日往而老日催生  
者不住兮死者不迴况乎寵辱豐頽之外物又何常  
不十去而一來去不可挽兮來不可推無可柰何兮  
已焉哉惟天長而地久前無始兮後無終嗟吾生之

幾何寄瞬息乎其中又如太倉之稊米委一粒於萬  
鍾何不與道逍遙委化從容縱心放志洩洩融融胡  
爲乎分愛惡於生死繫憂喜於窮通倔強其骨髓齟  
齟其心胷合氷炭以交戰祗自苦兮厥躬彼造物者  
云何不爲此與化者云何不隨或煦或吹或盛或衰  
雖千變與萬化委一順以貫之爲彼何非爲此何是  
誰冥此心夢蝶之子何禍非福何吉非凶誰達此觀  
喪馬之翁俾吾爲秋毫之杪吾非自足不見其小俾  
吾爲泰山之阿吾亦無餘不見其多是以達人靜則  
昭然與陰合迹動則浩然與陽同波委順而已孰知  
其他時耶命耶吾其無柰彼何委耶順耶彼亦無柰  
吾何夫兩無柰何然後能冥至順而合太和故吾所



以飲大和扣至順而爲無可柰何之歌

自誨

樂天樂天來與汝言汝宜拳拳終身行焉物有萬類  
錮人如鎖事有萬感熱人如火萬類遞來鑠汝形骸  
使汝未老形枯如柴萬感遞至火汝心懷使汝未死  
心化爲灰樂天樂天可不大哀汝胡不懲往而念來  
人生百歲七十稀設使與汝七十期汝今年已四十  
四却後二十六年能幾時汝不思二十五六年來事  
疾速倏忽如一寐徃日來日皆瞥然胡爲自苦於其  
間樂天樂天可不大哀而今而後汝宜飢而食渴而  
飲晝而興夜而寢無浪喜無妄憂病則卧死則休此  
中是汝家此中是汝鄉汝何捨此而去自取其遑遑

遑遑兮欲安性哉樂天樂天歸去來

八漸偈

唐貞元十九年秋八月有大師曰凝公遷化于東都

善寺鉢塔院越明年二月有東來客白居易作八

漸偈偈六句四言以讚之初居易常求心要於師師  
賜我八言焉曰觀曰覺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濟曰  
捨繇是入於耳貫於心達于性于茲三四年矣嗚呼  
今師之報身則化師之八言不化至哉八言實無生  
忍觀之漸門也故自觀至捨次而讚之廣一言爲一  
偈謂之八漸偈蓋欲以發揮師之心教且明居易不  
敢失墜也旣而升于堂禮于牀跪而唱泣而去偈曰  
觀偈

觀偈



以心中眼觀心外相從何而有從何而喪觀之又觀則辨真妄

覺偈

惟真常在為妄所蒙真妄苟辨覺生其中不離妄有而得真空

定偈

真若不滅妄即不起六根之源湛如止水是為禪定乃脫生死

慧偈

慧之以定定猶有繫濟之以慧慧則無滯如珠在盤盤定珠慧

明偈

定慧相合合而後明照彼萬物物無迹形如大圓鏡有應無情

通偈

慧至乃明明則不昧明至乃通通則無碍無碍者何變化自在

濟偈

通力不常應念而變變相非有隨求而見是大慈悲以一濟萬

捨偈

衆苦既濟大悲亦捨苦既非真悲亦是假是故衆生實無度者

繡阿彌陀佛贊并序



繡西方阿彌陀佛一軀女弟子京兆杜氏奉為姚范  
陽縣太君盧夫人八月十一日忌辰所造也五綵莊  
嚴一心恭敬願追冥福誓報慈恩贊曰

善始一念千念相屬繡始一縷萬縷相續功績成就  
相好具足金身螺髻玉毫紺目報罔極恩薦無量福

繡觀音菩薩贊并序

故尚書膳部郎中太原白府君諱行簡妻京兆杜氏  
奉為府君祥齊敬繡救苦觀音菩薩一軀長五尺二  
寸濶一尺八寸紉針縷綵絡金綴珠衆色彰施諸相  
具足發弘願於哀懇薦景福於幽靈稽首焚香跪而  
讚曰

集萬縷兮積千針勤十指兮虔一心嗚呼鑑悲誠而

介冥福實有望於觀音

畫水月菩薩贊

淨綠水上虛白光中一覩其相萬緣皆空弟子居易  
誓心歸依生生劫劫長為我師

白氏文集卷第三十九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

哀祭文四

并序

丞相隴西公出鎮于汴州軍司馬御史大夫陸長源  
實左右之二年而軍用寧司空南陽公作藩于徐州  
軍副使祠部員外郎鄭通誠實先後之三年而民用  
康暨十五年春隴西薨浹辰而師亂大夫以直道及  
禍十六年夏南陽薨翌日而難作員外以危行遇害  
惜乎大夫人之望也員外國之良也咸克潔于身儉  
于家勤于邦又申之以言行文學智謀政事故其歷  
要官叅劇務如刀劒發劔割而無滯如鐘磬在懸動  
而有聲識者以為異時登天子股肱耳目之任必能



經德秉哲紹復隴西南陽之事業以藩輔王家嗚呼  
善人宜將鐘奕葉之慶而不免及身之禍天乎報施  
之朕何其昧歟昔詩人有黃鳥之章以哀三良不得  
其死今斯文亦以哀二良名其篇云  
伊大化之無形兮浩浩而茫茫中有禍身兮若機之  
張梁之亂兮陸受其毒徐之難兮鄭罹其殃惟善人  
兮邦之紀綱邦之瘁兮而人先亡謂天之惡下民兮  
胡爲生此忠良謂天之愛下民兮胡爲生此豺狼我  
欲階冥冥問蒼蒼蒼蒼之不可問兮俾我心之盡傷  
悲夫而今而後吾知夫天難忱而命靡常

城北門文

爲濠州刺史作

具年月日某官某敬以醴幣祭于外城北門某聞北  
廓四門之神有水旱之災於是乎榮之今年春天  
淫雨將害于農墊于民惟城積陰之氣惟北太陰之  
位是用昭告于城之北門惟門有神裁之某以天子  
休命殿于是邦大懼天厲之不時俾黎民阻飢敢以  
正辭告神神若之何不聽敢以至誠感神神若之何  
不弔尚克陰沴不作時陽咸若百穀用成庶民用寧  
實惟廓之神門之靈於戲北廓北門之神明聽斯言  
罔俾雨水昏墊以作某之憂神之羞

祭符離六兄文

維貞元十七年某月某日從祖弟居易等謹祭于符  
離主簿六兄之靈嗚呼聖忘情愚不及情情所鍾者  
唯居易與兄豈不以親莫愛於弟兄別莫痛於死生



斯親也而有斯別也孰能不哀從中來而失聲去年  
春居易南遊兄亦東適歎歎之間欣然一覲相顧笑  
語相勉行役中路遽別情甚感激孰知此別為生死  
隔矧兄遇疾于路路無藥石歸全于家家無金帛環  
堵之室不容弔客稚齒之子未知哀戚自古孔懷之  
痛亦莫我之與劇古人有言神福仁天福敬又曰惡  
有餘殃善有餘慶惟兄道源乎大和德根乎至性以  
孝友肥其身以仁信羶其行而位不登於再命年不  
及於知命何錫施之我欺俾吾兄之不幸嗚呼已焉  
哉既十遠日既宅新阡春草之中畫為墓田濰水南  
岸符離東偏其地則適其別終天惟弟與家人儼拜  
哭於車前魂公有知鑑斯文歆斯筵知居易之心榮

榮然

祭楊夫人文

維元和二年歲次戊子八月辛亥朔十九日己巳將  
仕郎守左拾遺翰林學士太原白居易謹以清酌庶  
羞之奠敬祭于陳氏楊夫人之靈惟夫人柔明治性  
溫惠保身靜修言容動中規度洎承訓師氏作嬪良  
人茂四德而蘭幽有香潔百行而玉立無玷發為淑  
問著為芳猷姻族有輝閨闈是式噫福仁何昧積慶  
無徵宜享永年遽歸長夜浮生若此永痛如何嗚呼  
生必有涯人誰不沒所甚感者其唯情乎故事劇者  
情易鍾感深者理難達夫人雖宜其室竟未辭家蓄  
和順之誠不得施於娣姒蘊孝敬之德不得展於舅



姑有志莫伸何恨過此况一嬰沈痼自夏徂秋伏枕  
七旬姊妹視疾歸視千里弟兄主喪凋桃李之花夫  
遠不見失乳哺之愛女小未知乃使哀情倍鍾血屬  
洛川迢遞秦野蒼茫日慘不光雲愁無色姊妹且病  
親老尤慈哭別一聲聞者腸斷居易早聆懿範近接  
嘉姻維私之眷每深有慟之情何已敬陳薄奠庶鑒  
悲誠尚饗

祭小弟文

維元和八年歲次癸巳二月某朔二十五日仲兄居  
易季兄行簡以清酌之奠致祭于亡弟金剛奴嗚呼  
川水一逝不復再還手足一斷無因重連惟吾與爾  
其苦亦然黃墟白口相見無緣每一念至腸熱骨

如以刀火刺灼心肝况爾之生生也不夭苗而不秀  
九歲夭焉昔權殯爾淮南今改葬爾渭北新阡  
祔先塋之北次就卑位於東偏異神魂之不孤庶窳  
窳之永安嗚呼自爾捨我歸於下泉日來月往二十  
二年吾等罪逆不孝殃罰所延一別爾後再罹凶艱  
灰心垢面泣血漣漣松楸之下其生尚殘昔爾孤於  
地下今我孤於人間與其偷生而孤若不若就死而  
團圓欲自決以毀滅又傷孝於歸全進退不可中心  
煩冤仰天一號痛苦萬端嗚呼爾魂在几爾骨在棺  
吾親奠酌於爾牀前苟神理之有知豈不聞吾此言  
尚饗

祭烏江十五兄文

宣時在城



維真元十五年七月七日從祖弟居易謹以清酌庶  
羞之奠敬祭于故烏江主簿十五兄之靈易云積善  
之家必有餘慶書曰非天天人中絕命則冉求斯  
疾顏回不幸何繆舛之若斯諒聖賢之同病惟兄之  
生生而不辰孩失其怙幼喪所親旁無弟兄藐然一  
身自強自立以致成人蓋以孤子靡託孝友彌敦自  
居易與兄及高九行簡雖從祖之昆弟甚同氣之天  
倫故雖百里信宿之別曷常不惻然而悲幸矧終天  
之永訣知後期而無因徒撫膺而隕涕諒沈痛之難  
伸追思乎早歲離阻各悲零傳中年集會共喜長成  
同叅選於東都俱署吏於西京居則共被而寢出則  
連騎而行友于四人同年成名優遊笑敖怡怡弟兄  
雖不侔八龍三虎亦自謂當家一時之榮及兄辭滿  
淮南薄遊江東居易亦以行邁忽逆旅而逢或酒或  
歌宴衍從容何朝不遊何夕不同常以兄仁信根于  
心孝悌積于躬謂至行之有咎必景福以來從嗚呼  
位始及一命祿未遇數鍾年又不得四十而歿於道  
途之中鬱壯志而不展結幽憤於無窮况舊業東洛  
先塋北邙三千里外身歿陵陽有妹出嫁無男主喪  
悠悠孤旄未辦還鄉宣城之西荒草道傍旅殯於此  
行路悲涼秋風蕭蕭白日無光聚今晨之弟姪對前  
日之孟觴稽首再拜魂兮來享進三奠而退一慟孰  
不神酸而骨傷哀哉伏惟尚饗

祭浮梁大兄文

時在九江



維元私十三年歲在丁酉閏五月己亥居易等謹以  
清酌庶羞之奠再拜跪奠大哥于座前伏惟哥孝友  
慈惠和易謙恭發發脩身施於為政行成門內信及  
朋僚廉幹露於官方溫重形於酒德異資福履保受  
康寧不謂纔及中年始登下位辭家未踰數月寢疾  
未及兩旬皇天無知降此凶酷交游行路尚為興歎  
骨肉親愛豈可勝哀舉聲一號心骨俱碎今屬日時  
叶吉窳窳有期下邳南原永附松楸居易負憂繫職  
身不自由伏枕之初既闕在左右執紼之際又不獲  
躬親病恨所鍾倍百常理嗚呼追思曩昔同氣四人  
泉壤九重剛奴早逝巴蜀萬里行簡未歸嗟然一身  
漂棄在此自哥至止形影相依死灰之心重有生意  
豈料避弓之日毛羽摧頽垂白之年手足斷落誰無  
兄弟孰不死生酌痛量悲莫如今日宅相癡小居易  
無男撫規之間過於猶子其餘情禮非此能伸伏冀  
慈靈俯鑒悲懇哀纏痛結言不成文嗚呼哀哉伏維  
尚饗

祭匡山文

維元和十二年歲次丁酉二月辛酉朔二十一日將  
仕郎守江州司馬白居易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  
匡山神之靈恭性神正直聰明扶持匡廬福利動植  
居易賦命蹇連與時參差願於靈山棲此陋質遺愛  
寺側既置草堂欲居其中參禪養素而開構池宇在  
神域中往來道途由神門外輒用酒脯告虔于神神



其聽之歆此薄奠非敢微福所期薦誠尚饗

### 祭廬山文

維元和十二年歲次丁酉二月二十五日乙酉將仕郎守江州司馬白居易以香火酒脯告于廬山遺愛寺四旁上下大小諸神居易夙聞匡廬天下神秀幸因佐宦得造茲山又聞永遠宗雷同居于是道俗並處古之遺風而遺愛西偏鄭氏舊隱三寺長老招予此居創新堂宇疏舊泉沼或來或往棲遲其間不唯耽翫水石以樂野性亦欲擺去煩惱漸歸空門儻秩滿以來得以自遂餘生於老願託於斯今葺構既成遊息方始爰以潔敬薦馨香不敢媚神不敢讓福但使疫癘不作魑魅不獸毒蟲各安其所苟人居之靜謐則神道之光明齋心露誠庶幾有答尚饗

### 祭李侍郎文

維長慶元年歲在辛丑五月丙申朔十日乙巳中散大夫守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元稹朝議郎守尚書主客郎中白居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刑部侍郎贈工部尚書隴西李公杓直之靈於戲代重名義公能佩服德潤行羶溫溫郁郁凡嚮善者如蠶慕肉時重爵位公負楨幹春秋天官是攝是贊尚書六職公理其半朝重文翰公掌詔令西閣絲言內庭密命公實出入迭操二柄家重隆盛公既陳許兩掖中臺差肩接武青幢赤華叔出季處門重婚嗣公娶令族鏘鏘振振和鳴似續男女七



人五珠二玉年重壽考公亦云老心雖壯徒髮已華  
皓五十加八亦不爲天人重康寧公體豐盈迨乎奄  
忽不失和平啓手足夜無呻吟聲古稱五福公有七  
福凡人得一死猶瞑目矧公兼之豈有不足所不足  
者不在其身怏怏惻惻其在他人爲門戶惜主爲骨  
肉惜親爲吾儕惜良友爲朝廷惜賢臣况積也不才  
居易無似辱與公游十九年矣昔真元歲俱初筮仕  
並命同官蘭臺令史以公明達以我頑鄙度長絜能  
信非倫擬一言昭合不知所以莫逆之交貴從茲始  
清閭登近遞權讒毀江澧通州左遷萬里或合或散  
一伏一倚浩浩世途是非同軌齒牙相軋波瀾四起  
公獨何人心如止水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不因紛阻  
孰辨君子以膠投漆如弧有矢所以綢繆見于生死  
前年去年次第徵還或先或後俱到長安水流火就  
松茂栢堅置酒欲飲握手何言初論瘴癘次叙艱難  
三心六眼同一潛然積與居易旋登禁掖公領銓衡  
職勤務劇私室多故公門少隙歡會實稀光陰虛擲  
不相勸勉急務歡適且曰朱顏已去白日可惜花寺  
春朝松園月夕大開口笑滿酌口喫言約則然心期  
未獲嗚呼杓直而忍遺我棄我何處捨我何之豈反  
貞歸冥漠然而無所爲將精多魂強的然而有所知  
况如聞兮修如覩未甘心於永辭彼有靈兮此有夢  
月不一來兮質我疑逝川渺其不迴日月忽乎有時  
指岐下以歸柎備大葬之威儀禮有進而無退祖於



庭而送之畿旌竿舉今輜輪動遂不得少留乎京師  
嗚呼杓直其鑒于茲爵盈不飲豆乾不食如之何勿  
思公兒號我公馬嘶我如之何勿悲嗚呼杓直已而  
已而哀哉尚饗

禱仇王神文

維長慶二年歲次癸卯八月癸未朔十七日己亥朝  
議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白  
居易謹遣朝議郎行餘杭縣令常師儒以清酌之奠  
敬祭于仇王神嘗聞神者所以司土地守山川禽獸  
福生人也餘杭縣自去年冬逮今秋虎暴者非一神  
其知之乎人死者非一神其知之乎居易與師儒猥  
居牧宰慙無政化不能使渡江出境是用虔告于神  
惟神廟居血食非人不立則人神之主也獸神之屬  
也今縱其屬殘其主於神何利焉於人何辜焉若一  
告之後神其有知即能揮靈申威服猛禁暴是人之  
福幸亦神之昭昭若人告不聞獸害不去是無神也  
人何望哉嗚呼正直聰明盍鑒於此尚饗

祝臯亭神文

今杭州臯亭山  
神在城東北

維長慶二年歲次癸卯七月癸丑朔十六日戊辰朝  
議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白  
居易以酒乳香果昭告于臯亭廟神去秋愆陽今夏  
少雨實憂災沴重困杭人居易忝奉詔條愧無政術  
既逢愆序不敢寧居一昨禱伍相神祈城隍祠靈雖  
應期雨未霑足是用擇日祗事改請于神恭闡明神



稟靈於陰祇資善於釋氏聰明正直潔靖慈仁無幽  
不通有感必應今請齋心虔告神其鑑之若四封之  
間五日之內雨澤霑足稼穡滋稔敢不增修像設重  
薦馨香歌舞鼓鐘備物以報如此則不獨人之福亦  
惟神之光若寂寥自居盼饗無應長吏虔誠而不荅  
下民顛望而不知坐觀田農使至枯悴如此則不獨  
人之困亦唯神之羞惟神裁之敬以俟命尚饗

### 祭龍文

維長慶三年歲次癸卯八月癸未朔二日甲申朝議  
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白居易  
易率寮吏薦香火拜告于北方黑龍惟龍色玄其  
位坎其神壬癸與水通靈昨者歷禱四方寂然無應  
今故虔誠潔意改命於黑龍龍無水欲何依神無靈  
將恐歇澤能救物我實有望於龍物不自神龍豈無  
求於我若三日之內一雨霽霽是龍之靈亦人之幸  
禮無不報神其聽之急急如律令

### 祭浙江文

維長慶四年歲次甲辰五月己酉朔四日壬子朝議  
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白居易  
易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敢昭告于浙江神滔滔大江  
南國之紀安波則為利洚流則為害故我上帝命神  
司之今屬潮濤失常奔激西北水無知也如有憑馬  
浸淫郊野壞敗廬舍人墜墊溺顛天無辜居易祇奉  
璽書與利除害守土守水職與神同是用備物致誠



躬自虔禱庶俾水反歸壑谷遷為陵土不騫崩人無  
蕩析敢以醴幣羊落沉奠于江惟神裁之無忝祀典  
尚饗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一

碑碣

凡六首

有唐善人墓碑

唐有善人曰李公公名建字杓直隴西人魏將軍申  
公發公十五代祖也周柱國楊平公遠六代祖也綏  
州刺史明高祖也太子中允進德曾祖也緜州昌明  
令珍玉大父也雅州別駕贈禮部尚書震考也贈博  
陵郡太君崔氏妣也陳許節度禮部尚書遜兄也渭  
源縣君房氏妻也容管招討使濟外舅也長慶元年  
二月二十三日夜無疾即世于長安修行里第是歲  
五月二十五日歸柩于鳳翔某縣某鄉某原之先塋  
春秋五十八有二女五男曰納朴恪懋碩公官歷校



書郎左拾遺詹府司直殿中侍御史比部兵部吏部  
員外郎兵部吏部郎中京兆少尹灋州刺史太常少  
卿禮部刑部侍郎工部尚書職歷容州招討判官翰  
林學士鄜州防禦副使轉運判官知制誥吏部選事  
階中大夫勲上柱國爵隴西縣開國男有史官起居  
郎渤海高錢作行狀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河南元稹  
作墓誌有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太原白居易作墓  
碑大署其碑曰善人墓善人者何公幼孤孝養太君  
太君老疾常曰倭子勸吾食吾輒飽勸吾藥吾意其  
疾瘳倭子公小字也及長居荊州石首縣其居數百  
家凡爭鬪稍稍就公決公隨而評之寢及鄉人不詣  
府縣皆相率曰請問李君公養有餘力讀書屬文業

承與兄遜起應進士俱中第為校書時以文行聞故  
德宗皇帝擢居翰林翰林時以視草不詭隨退官詹  
府詹府時以貞恬自處不出戶輒逾月鄜帥路恕高  
之捧請為副在鄜時有非類者至以病去為御史時  
上任有過其行事者作謬官詩以諷為吏部郎時  
調文學科暨利課高者得無停年又省成勞急成狀  
限繇是吏史輩無緣為姦迄今選部用其法知制誥  
時筆削間有以自是不屈者因請告改少尹少尹時  
與大議歲減府稅錢十三萬在灋時不鞭人不名吏  
居歲餘人人自化在禮部時由文取士不聽譽不信  
毀公為人質良寬大體與用綽然有餘裕為政廉平  
易簡不求赫赫名與人交外淡中堅接士多可而有



別稱賢薦能未常倦好議論而無口過遠邪諛而不  
忤物其居家菲衣食厚賓客敬兄嫂禮妻子愛甥姪  
初先太君好善佛書不食肉公不忍違其志亦終身  
蔬食自八九歲時始諷畢盡得其義善理王氏易左  
氏春秋前後著文凡一百五十二首皆義理撮要詞  
無枝葉其卓然者有詹事府司直比部員外郎廳記  
請雙日坐䟽與梁肅書上宰相論選事狀秉筆者許  
之薨之日不識者惜識者嘆交游出涕執友慟哭夫  
如是其善人乎傳曰善人國之紀也語曰善人吾不  
得而見之矣噫善人之稱難乎哉獨加於公無愧焉  
銘曰古者堯石表表有云顯其行省其文故季札死  
仲尼表其墓曰君子今吾喪李君署其碑曰善人嗚  
呼李君有知乎無知乎君之名與此石俱

唐故通議大夫和州刺史吳郡張公神道碑

銘

張之爲著姓尚矣自漢太傅良侍中肱晉司空華丞  
相嘉以降勲賢軒冕歷代不乏肱避地渡江始居于  
吳故其子孫稱吳郡人嘉以孝悌聞于郡故其所居  
號孝張里嘉之曾孫裕在宋爲司徒即公五代祖也  
司徒之孫儔在隋爲吳郡都督即公會王父也台州  
臨海令諱鷗即公王大父也袁州司馬諱孝績即公  
王考也或以人物著或以閭閻稱迄今爲江南右族  
公諱無擇字無擇未冠丁袁州府君憂廬于墓晝號  
而夜泣者三年矣有靈芝醴泉出焉旣冠好學能屬



文從鄉試登經第應制舉中精通經史科補弘文館校書郎調左金吾錄事換杭州錄事參軍在杭州前後詰僞制補吏者三十八人駁假年侍老者二千人舉而正之人服其明會劉幽求來爲刺史舉課聞詔授絳州錄事參軍絳之郡有主胥者怙寵侮法豪奪人利公數其罪露章奏之章下丞相姚元崇奇之致書褒美尋改太原府功曹參軍給事中張昶爲江淮安撫使表公正直奏置部從事吏部尚書陸象先爲河東按察使狀公清白奏授懷州獲嘉令在獲嘉以不如柔得人心以不吐剛得罪繇是左遷鄂州司馬移深州司馬轉虢州長史時上方思理詔求二千石之良者時宰以公塞詔擢拜和州刺史公在郡奉詔

條卹人隱而已不知其他無何水潦害農公請蠲籍之損者什七八時李知柔爲本道採訪使素不快公之剛直密疏誣奏以附下爲名遂貶蘇州別駕老幼攀泣而遮道者數百人信宿方得去移曹州別駕歲餘謝病歸老于家天寶十三載正月二十一日終于東都利仁里私第其年二月十二日葬于河南府伊闕縣中李原享年八十三噫公生天地間八十有三年可謂壽矣其間當明皇帝馭天下四十有五年可謂時矣有其才得其壽逢其時然職不過陪臣秩僅至郡守凡所貯蓄鬱而不舒嗚呼其命也夫公之文學常爲賀知章賈彥璩許之公之諒直常爲李邕張庭珪稱之公之政事又爲劉姚張陸推之夫以八



君子之力援之而不足以一知柔之力排之而有餘  
厄窮不振以至沒齒嗚呼其命也夫古人云道不虛  
行又云其後必有達者故公之子大禮評事誠以節  
行聞于時公之孫戶部侍郎平叔以才位光于國報  
施之道信昭昭矣不在其身則在子孫相去幾何哉  
長慶二年某月某日平叔奉祖德碣之居易據家狀  
序而銘之其詞曰

有木有木碩大長破爲楠杙不作棟梁有驥有驥  
規行矩步辱在短轅不駕大輅嗚呼噫嘻公亦如之  
何時不遇我而我不遇時勿謂已矣天錫多祉旣賢  
其子以濟其美又才其孫以大其門苟無先德孰啓  
後昆

唐贈尚書工部侍郎吳郡張公神道碑銘序

有唐嶺南觀察推官試大理評事吳郡張公大曆三  
年十一月八日終于伊川別墅五年八月七日葬于  
伊闕縣中李原春秋五十五元和十三年詔贈主客  
員外郎明年贈太常少卿又明年贈尚書工部侍郎  
夫人吳郡陸氏貞元二年某月某日終于某所春秋  
六十六追封嘉興縣太君又封吳郡太夫人嗣子通  
議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判度支上柱國賜紫金魚  
袋平叔以長慶二年某月某日立神道碑太原白居易  
易文其碑云

公諱誠字老萊吳郡人父諱無擇和州刺史祖諱老  
績袁州司馬由高曾而上世德世祿載在和州府君



碑內此不書公年十八以通經中第及調判入高等授蘇州長洲尉秩滿丁先府君憂既禫又丁先太夫人憂泣血六年哀毀過制以方寸再亂殆無宦情既除喪退居不調者累年而親友以大義敦責不得已而復起選授左武衛騎曹參軍分司東都屬安祿山陷覆洛京以僞職淫刑脅劫士庶公與同官范陽盧巽潛遁于陸渾山食木實飲水者二年訖不爲逆命所汙及肅宗嗣位詔河南尹薛伯連搜訪不仕賊庭隱藏山谷者伯連得六人以應詔而公與巽在焉繇是名節聞于朝野君子以爲知道優詔褒美特授密縣主簿未周歲遷宋州碭山縣令時睢陽當大兵後野無草里無人公撫之一年襁負至二年汙萊闢

三年衣食足及解印去縣民相率泣而餞之君子以爲知政嶺南節度觀察使李勉偉人也既高公陸渾之節又美公碭山之政欲以名職禮命起而大之遂奏授試大理評事充觀察推官及除書簡牒到門即公指館舍之明日也才如是命如是嗚呼哀哉公常自負其才不後於人自疑其命不偶於世及將去碭山而反伊川也頓駕擗管沈嘆久之因賦詠懷詩云論成方辯命賦罷即歸田竟如是言終于衡茅之下君子以爲知命公有三子曰平仲平叔平季夫人陸氏即國子司業集賢殿學士善經之女賢明有法度初公旣歿諸子尚幼夫人勤求衣食親執詩書諷而導之咸爲令子又常以公遺志擇其子而付之故平



叔卒能振才業致名位追爵命碣碑表繼父志揚祖德此誠孝子順孫之道也亦由夫人慈善教誘之德浸漬而成就之不其然乎居易常辱與戶部游而知其家事殆見託撰述庶傳信焉銘曰  
猗嗟碭山以文行保家聲以義節振時名以惠政撫縣民而職不登諸侯卿秩不及廷尉評悲哉猗嗟碭山前有和州名德如彼後有戶部才位若此才子之父名父之子賢者兼之可謂具美休哉

### 傳法堂碑

王城離域有佛寺號興善寺之次也有僧舍名傳法堂先是大徹禪師宴居于是寺說法于是堂因名焉有問師之名迹曰號惟寬姓祝氏衢州信安人祖曰

安父曰皎生十三歲出家二十四具戒僧臘三十九報年六十三終興善寺葬灞陵西原詔謚曰大徹禪師元和正直之塔云有問師之傳授曰釋迦如來欲涅槃時以正法密印付摩訶迦葉傳至馬鳴又十二葉傳至師子比丘及二十四葉傳至佛馱先那先那傳圓覺達摩達摩傳大弘可傳鏡智璨璨傳大醫信信傳圓滿忍忍傳大鑒能是爲六祖能傳南岳讓讓傳洪州道一一謚曰大寂寂即師之師貫而次之其傳授可知矣有問師之道屬曰由四祖以降雖嗣正法有家嫡而支派者猶大宗小宗焉以世族譬之即師與西堂藏甘泉賢勒潭海百巖暉俱父事大寂若兄弟然章敬澄若從父兄弟徑山欽若從祖兄弟



鶴林素華嚴寂若伯叔然當山忠東京會若伯叔祖  
嵩山秀牛頭融若曾祖伯叔推而序之其道屬可知  
矣有問師之化緣曰師爲童男時見殺生者盡然不  
忍食退而發出家心遂求落髮於僧曇受尸羅於僧  
崇學毗尼於僧如證大乘法於天台止觀成最上乘  
道於大寂道一貞元六年始行於閩越間歲餘而迴  
心改服者百數七年馴猛虎於會稽作滕家道場八  
日與山神受八戒於鄱陽作迴嚮道場十三年感非  
人於少林寺二十一年作有爲功德於衛國寺明年  
施無爲功德於天宮寺元和四年憲宗章武皇帝召  
見於安國寺五年問法於麟德殿其年復靈泉於不  
空三藏也十二年二月晦大說法於是堂說訖說化

其化緣云爾有問師之心要曰師行禪演法垂三十  
年度白黑衆殆百千萬億應病授藥安可以一說盡  
其心要乎然居易爲贊善大夫時嘗四詣師四問道  
第一問云旣曰禪師何故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  
於身爲律說於口爲法行於心爲禪應用有三其實  
一也如江湖河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二律  
即是法法不離禪云何於中妄起分別第二問云旣  
無分別何以修心師曰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  
論垢與淨一切勿起念第三問云垢即不可念淨無  
念可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  
在眼亦爲病第四問云無修無念亦何異於凡夫耶  
師曰凡夫無明二業執著離此二病是名貞修貞修



者不得勤不得妄勤即近執著妄即落無明其心要  
云爾師之徒殆千餘達者三九人其入室受道者  
有義崇有圓鏡以先師常辱與予言知予嘗醍醐嗅  
薈蔔者有日矣師既歿後予出守南賓郡遠託謬述  
迄今而成嗚呼斯文豈直起師教慰門弟子心哉抑  
且志吾受然燈記記靈山會於將來世故其文不避  
繁銘曰

佛以一印付迦葉至師五十有九葉故名師堂爲傳  
法

唐撫州景雲寺故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

銘序

元和十一年春廬山東林寺僧道深懷縱如建冲契

宗一至柔以言語智則智明雲臯太易等凡二十輩  
與白黑衆千餘人俱實持故景雲大德弘公行狀一  
通執錢十萬來詣潯陽府請司馬白居易作先師碑  
會有故不果十二年夏作石墳成復來請會有病不  
果十三年夏作石塔成又來請始從之旣而僧反山  
衆反聚落錢反寺府翌日而文就明年而碑立其詞  
云爾

我聞竺乾古先生出世法法要有三曰戒定惠戒生  
定定生惠惠生八萬四千法門是三者迭爲用若次  
第言則定爲惠因戒爲定根定根植則苗茂因對成  
則果滿無因求滿猶夢果也無根求茂猶揠苗也雖  
佛以一切種智攝三界必先用戒菩薩以六波羅密



化四生不能捨律律之用可思量不可思量如來十  
弟子中稱優波離善持律波離滅有南山大師得之  
南山滅有景雲大師得之師諱上弘姓饒氏曾祖君  
雅祖公悅父知恭臨川南城人童而有知故生十五  
歲發出家心始從舅氏剃落壯而有立故生十五歲  
立菩提願從南岳大圓大師具戒樂其所由故大曆  
中不去父母之邦請隸于本州景雲寺修道應無所  
住故貞元初離我我所從君洪州龍興寺說法親近  
善知識故與匡山法貞天台靈裕荆門法裔暨興果  
神湊建昌惠進五長老交遊佛法屬王臣故與姜相  
國公輔太師顏真卿暨本道廉使楊君憑韋君丹四  
君子友羊苜提振禁戒故講四分律而從善遠罪者

無來數隨順化緣故坐甘露壇而誓衆生盟者二十  
年荷擔大事故前後登方等施尸羅者十有八人會  
救援羣生故娑婆男女由我得度者萬五千七十二  
人示生無常故元和十年十月己亥遷化于東林精  
舍示滅有所故是月丙寅歸于南岡石墳住二十七  
年七歲安居六十五夏自生至滅隨迹示教行止語  
嘿無非佛事夫施於人也博則反諸已也厚故門人  
鄉人輒如不及繇是藝松成林琢石爲塔塔有碑碑  
有銘銘曰

佛滅度後簷蔔香衰醍醐味醜誰反是香誰復是味  
景雲大師景雲之生一匡苾芻中興毗尼景雲之滅  
衆將安仰法將疇依昔景雲來道行者隨踐迹者歸



今景雲去升堂者思入室者悲鑪峰之西虎谿之南  
石塔巍巍有記事者以實真辭書于塔碑

唐江州興果寺律大德湊公塔碣銘

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見性者曰興果律師師  
姓成號神湊京兆藍田人既出家具戒於南岳希操  
大師參禪於鍾陵大寂大師志在首楞嚴經行在四  
分毗尼藏其他典論以有餘力通大曆八年制懸經  
論律三科策試天下僧師中等得度詔配江州興果  
寺後從僧望移隸東林寺即鴈門遠大師舊道場有  
甘露壇白蓮池在焉師既居是寺興佛事元和十二  
年九月七日遘疾二十六日及其十月十九日遷全  
才于寺道北附鴈門墳左春秋七十四夏臘五十一

日至于哉師本行也以精進心脂不退輪以勇健  
搥無畏鼓故登壇進律鬱爲法將者垂三十年領錫  
磨會十三化大衆萬數儀範所攝惠用所誘貴高憎  
慢罔不降伏其威重如是自興果起東林一盂齋一  
榻居衣麻寢管如坐漆室繇是名聞檀施來無虛月  
盡歸寺藏與大衆共之迨啓手足目前無長物其簡  
儉如是師心行禪身持律起居動息皆有常節雖沍  
寒隆暑風雨黑夜捧一鑪秉一燭行道禮佛者四十  
五年凡十二時未嘗闕一其精勤如是師既疾亟四  
大將壞無戀著念無厭離想郡太守門弟子進醫饋  
藥者數四師領之云報身非病焉用是爲言訖趺坐  
恬然就化其了悟如是門人道建利辯元審元揔等



封墳建塔思有以識之以先師常辱與予游託為銘  
碣初予與師相遇如他生舊識一見欣合不知其然  
及遷化時予又題四句詩為別蓋欲會前心集後緣  
也不能改作因取為銘曰  
本結菩提香火社共嫌煩惱電泡身不須戀戀從師  
去先請西方作主人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一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二

墓誌銘

凡七首

大唐故賢妃京兆韋氏墓誌銘

德宗聖文神武皇帝元妃韋氏諱某字某京兆人也  
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妃即某官府君第  
某女也母曰永穆公主元和四年四月某日妃薨于  
某所以其年四月某日詔葬于萬年縣上好里洪平  
原上悼焉哀榮之禮有以加焉嗚呼惟韋氏代德官  
業族系婚戚有國史家謀存焉今奉詔但書地及時  
與妃之所以曰賢之義而已貞元中沙鹿上仙長秋  
虛位凡六十九御之政多聽於妃妃先以采蘋之誠  
奉于上故能致霜露之感薦于九廟次以樛木之德



逮于下故能分雲雨之澤洽于六宮其餘坐論婦道  
行贊內理服用必中度故組紉有常訓言動必中節  
故環珮有常聲七十二年禮無違者冊命曰賢不亦  
宜哉貞元中號奉宮車誓留園寢麻衣告朔蓬首致  
哀執匪懈之心視奠於靈坐修無上之道薦福于崇  
陵殆茲歿身不衰其志故葬之日掌文之臣白居易  
得以無媿之詞誌于墓而銘曰

京兆阡兮洪平原兮歲已丑兮日丁酉兮惟土田兮  
與時日龜兮著兮僭言吉峨峨新墳兮葬者誰德宗  
皇帝韋賢妃

唐故會王墓誌銘

并序

唐元和五年冬十一月四日會王寢疾薨于內邸大

小歛之日上皆不舉樂不坐朝恩也越十二月十八  
日詔京兆尹潘監視葬事窆于萬年縣崇道鄉西趙  
原禮也是日又詔翰林學士白居易為之銘誌故事也  
王諱纁字某德宗之孫順宗之子陛下之弟幼有令  
德早承寵章未冠而王受封曰會夫以祖功宗德之  
慶父天兄日之貴胄土列藩之寵好德樂善之賢宜  
乎壽考福延為王室輔嗚呼降年不永二十一而終  
哀哉皇帝厚惇睦之恩深友悌之愛故王之薨也軫  
悼之念有加於常情王之葬也遣奠之儀有加於常  
數哀榮兼備斯其謂乎銘曰

歲在寅月窮紀萬年縣崇道里會王薨葬於此

故滁州刺史贈刑部尚書榮陽鄭公墓誌銘



周宣王封母弟桓公于鄭厥後因封命氏爲滎陽人  
鄭自桓公而下平簡公而上世家婚嗣咸詳于史諱  
故不書公諱某字某五代祖諱某北齊尚書令是爲  
平簡公曾祖諱某下邳郡太守王父諱某衛州刺史  
王考諱某祕書郎贈鄭州刺史公即祕書第三子好  
學攻詞賦進士中第判入高等始授郟城尉無何本  
郡守移他鄉州民有暴悖者相率遮道麾訶不去公  
忿其犯上立斃六七人採訪使奇之奏署支使改浚  
儀主簿轉大理評事兼佐漕務彭果領五府奏公爲  
節度判官會果坐賊連累僚佐貶光化尉移向城尉  
歷北海時安祿山始亂傳檄郡邑邑民孫俊鄧犀伽  
歐市人劫廩藏以應公時已去秩因奮呼率僚吏子

弟急擊之殺俊犀伽盡殲其黨繇是一邑用寧朝  
美之擢授登州司馬尋轉長史累加朝散大夫入爲  
太子左贊善大夫尚書屯田員外郎太子中允出攝  
淄州刺史俄換萊州連有善最詔授檢校司勳郎中  
兼侍御史充青萊登海密五州租庸使太尉李公光  
弼鎮徐州奏公爲徐州刺史充海密沂三州招討使  
加正議大夫賜紫金魚袋公威惠舊著比至部而蒼  
山賊帥李浩與其徒五千來降繇是三郡底定復入  
爲衛尉少卿相國王公縉統河南奏公爲副元帥判  
官未幾除祕書少監兼滁州刺史本州團練使居八  
載政績大成大曆十二年二月十五日薨于揚州權  
窆于某所享年七十有八公凡七佐軍四領郡祿俸



不積滯衣食無常主常嘆曰以飽暖活孀幼以清白  
貽子孫是吾心也逮啓手足卒如其志先是太夫人  
常寢疾公衣不解髮不櫛者彌年侍疾執喪憂毀過  
禮公猶善五言詩與王昌齡王之煥崔國輔輩聯唱  
送和名動一時逮今著樂詞播人口非一晚賦思舊  
遊詩百篇亦傳於代前夫人清河崔氏贈清河郡太  
君後夫人博陵崔氏贈博陵郡君生子七人女七人  
長子雲遠有才名官至刑部侍郎京兆尹公由京兆  
累贈至散騎常侍刑部尚書次子微終潤州司馬次  
子公遠有至行初公年高就養不仕及居憂廬墓泣  
血三年淮南節度使本道黜陟使臬朝賢素高高叅  
等累以孝悌稱薦嚮名教者慕之今爲侍御史上柱  
國滄景即度叅謀次子方遠衡州司士叅軍次子震  
當陽丞次子文弼幽州叅軍次子安遠率府倉曹叅  
軍公自捐館舍殆逾三紀家國多故未克反葬至元  
和二年月日始遷兆於鄭州新鄭縣某原祔先祕書  
塋二夫人從焉時京兆已即世諸弟在下位獨侍御  
史銜恤襄事孝備始終見託述撰銘于墓石銘曰  
世祿德門斯之謂可久懿文茂績斯之謂不朽二十  
石之祿七十八之年斯之謂貴壽內史之顯揚柱史  
之孝行斯之謂有後嗚呼鄭公榮如是哀如是又何  
不足之有

唐河南元府君夫人榮陽鄭氏墓志銘

有唐元和元年九月十六日故中散大夫尚書比部



郎中舒王府長史河南元府君諱寬夫人榮陽縣太君鄭氏年六十寢疾歿于萬年縣靖安里私第越明年二月十五日權祔于咸陽縣奉賢鄉洪瀆原從先姑之塋也夫人曾祖諱遠思官至鄭州刺史贈太常卿王父諱曠朝散大夫易州司馬父諱濟睦州刺史夫人睦州次女也其出范陽盧氏外祖諱平子京兆府涇陽縣令夫人有四子二女長曰沂蔡州汝陽尉次曰秬京兆府萬年縣尉次曰積同州韋城尉次曰稹河南縣尉長女適吳郡陸翰翰爲監察御史次爲比丘尼名真一二女不幸皆先夫人歿府君之爲比部也夫人始封榮陽縣君從夫貴也積之爲拾遺也夫人進封榮陽縣太君從子貴也天下有五甲姓榮

陽鄭氏居其一鄭之勲德官爵有國史在鄭之源流婚媾有家謀在比部府君世祿官政文行有故京兆尹鄭雲達之誌在今所叙者但書夫人之事而已初夫人爲女時事父母以孝聞友兄弟睦弟妹以悌聞發自生知不由師訓其淑性有如此者夫人爲婦時元氏世食貧然以豐潔家祀傳爲詒燕之訓夫人每及時祭則終夜不寢煎和滌濯必躬親之雖隆暑沍寒之時而服勤親饋面無怠色其誠敬有如此者元鄭皆大族好合而姻表滋多凡中外吉凶之禮有疑議者皆質於夫人夫人從而酌之靡不中禮其明達有如此者夫人爲母時府君旣沒積與稹方齟齬家貧無師以授業夫人親執書誨而不倦四五年間二



子皆以通經入仕積既第判入等授秘書省校書郎  
屬今天子始踐祚策三科以拔天下賢俊中第者凡  
十八人積冠其首焉由校書郎拜左拾遺不數月謹  
言直聲動於朝廷以是出爲河南尉長女旣適陸氏  
陸氏有舅姑多姻族於是順奉上以惠逮下二紀  
而歿婦道不衰內外六姻仰爲儀範非夫人恂恂孜  
孜善誘所至則曷能使子達於邦女宜其家哉其教  
誨有如此者旣而諸子雖迭仕祿賜甚薄每至月給  
食時給衣皆始自孤弱者次及踈賤者由是衣無常  
主廚無異膳親者悅踈者來故傭保乳母之類有凍  
餒坐白不忍去元氏之門者而况臧獲輩乎其仁愛  
有如此者自夫人母其家 殆二十五年專用訓誡除

去鞭扑常以正顏色訓諸 女婦諸女婦其心戰兢如  
履於冰常以正辭氣誠諸 子孫諸子孫其心愧恥若  
撻于市由是納下於少過 致家於大和婢僕終歲不  
聞忿爭童孺成人不識檀 楚閨門之內熙熙然如太  
古時人也其慈訓有如此 者噫昔漆室緹縈之徒烈  
女也及爲婦則無聞伯宗 梁鴻之妻哲婦也及爲母  
則無聞文伯孟氏之親賢 母也爲女爲婦時亦無聞  
今夫人女美如此婦德又 如此母儀又如此三者具  
美可謂冠古今矣嗚呼惟 夫人道移於他則何用而  
不臧乎若引而伸之可以 肥一國焉則關雎鵲巢之  
化斯不遠矣若推而廣之 可以肥天下焉則姜嫄文  
母之風斯不遠矣豈止於 訓四子以聖善化一家於



仁厚者哉屠易不倭辱與夫人幼子積為執友故聆  
夫人美最熟積泣血號慕哀動他人託為撰述書于  
墓石斯古孝子顯父母之志也嗚呼斯文之作豈直  
若是而已哉亦欲百代之下聞夫人之風過夫人之  
墓者使悍妻和嚚母慈不遜之女順云爾銘曰

元和歲丁亥春咸陽道渭水濱云誰之墓鄭夫人

唐揚州倉曹參軍王府君墓志銘代裴頌舍人作

公諱某字士寬其先出自周靈王太子晉凡二十一  
代而生翦翦為將軍又三世而生珣珣居太原故今  
為太原人又十九代而生瓊瓊為後魏僕射謚孝簡  
公又二代而生曾祖諱滿官為河南府王屋縣令王  
父諱大珽為嘉州司馬父諱昇為京兆府咸陽令河

南府伊闕令有文行學術應制對與沈謀秘略策登  
科詩入正聲集公即伊闕第三子好學善屬文天寶  
中應明經舉及第選授夔州義烏尉以清齡稱刺史  
韋之晉知之署本州防禦判官無何租庸轉運使元  
載又知之假本州司倉專掌運務歲終課績居多遂  
奏聞真授永奉中勅遷越府戶曹屬邑有不理者公  
假領之所至必理大曆中本道觀察使薛兼訓以公  
清白尤異表奏之有詔權知餘姚縣令時海寇初殄  
邑焚田荒公乃營邑室創器用復流庸闢菑畲凡江  
南列邑之武公冠其首其制邑闢田增戶之績則會  
稽之諜地官之籍載焉建中初選授揚州倉曹參軍  
至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疾歿于江陽縣之私第春秋



六十二夫人清河崔氏鳳閣舍人融之姪孫鄭州司  
戶法昂之女婦順母訓中外師之貞元二十年十一  
月十三日疾終于三原縣之官舍享年六十二有子  
曰播曰炎曰起咸以進士舉及第播應制舉對直言  
極諫策授集賢殿校書郎累遷監察殿中侍御史三  
原令炎既第未仕起應博學宏詞科選授集賢殿校  
書郎昆弟三人不十年而五登甲第時論者榮之二女  
適范陽盧仲通播等號護靈輿以永貞元年十月二  
十五日遷柩于京兆府富平縣淳化鄉之某原從吉  
兆也嗚呼夫懋言行蓄事業俾道積於躬者在人也  
踐大官贊元化俾功加于民者由命也有其人無其  
命雖聖與賢無可奈何維公受天地之和積爲行發

爲文宣爲用故在家以孝友聞行已以清廉聞蒞事  
以幹蠱聞如金玉在珮動而有聲其大者又常以經  
德秉哲致君濟人爲已任有識者深知之宜乎作王  
者心膂耳目之官以經緯其邦家而才爲時生道爲  
命屈名雖聞於天子位不過於陪臣鬱鬱然歿而不  
展其用者命矣夫古人云有明德大智者若不當世  
其後必有餘慶今其將在後嗣乎不然何乃德行政  
事文學之具美聚乎公之三子乎天其或者殆將肥  
王氏之家大王氏之門以其明報施之道者也某不  
佞頃對策於王廷也與炎同升諸科焉祇命於憲府  
也與播聯執其簡焉及爲考文之官也又起在選中  
焉辱與公之三子游而聆公之遺風甚熟故作斯文



無隱情無愧辭焉銘曰

淮山道光淮水靈長繩繩子孫代有賢良將軍輔秦  
武功抑揚孝簡翊魏天德闇彰降及於公實生于唐  
大智全才應用無方作椽於郡三語有章承乏於邑  
一同載靡展矣之人何用不臧宜登大位俾紹前芳  
嗚呼百鍊之金不鑄于將十圍之材不作棟梁公亦  
如之與世不當道不虛行後嗣其昌

唐故坊州廊城縣尉陳府君夫人白氏墓誌

銘

夫人太原白氏其出昌黎韓氏其適潁川陳氏享年  
七十唐和州都督諱士通之曾孫尚衣奉御諱志善  
之玄孫都官郎中諱溫之孫延安令諱鏗之第某女

韓城令諱欽之外孫故廊城尉諱潤之夫人故潁川  
縣君之母故大理少卿襄州別駕諱季庾之姑前京  
兆府戶曹參軍翰林學士白居易前祕書省校書郎  
行簡之外祖母也惟夫人在家以和順奉父母故延  
安府君視之如子既笄以柔正從人故廊城府君敬  
之如賓自延安終夫人哀毀過禮為孝女洎廊城歿  
夫人撫訓幼女為節婦及居易行簡生夫人鞠養成  
人為慈祖母迨乎潔蒸嘗敬賓客睦娣姒工刀尺善  
琴書皆出於餘力焉貞元十六年夏四月一日疾歿  
于徐州古豐縣官舍其年冬十一月權窆于符離縣  
之南偏至元和八年春二月二十五日改卜宅兆于  
華州下邽縣義津鄉北原即潁川縣君新塋之西坎



從存歿之志居易等號慕慈德敬撰銘誌泣血秉筆  
言不成文銘曰

恭惟夫人女孝而純婦節而溫母慈而勤嗚呼謹揚  
三德銘于墓門恭惟夫人實生我親實撫我身欲養  
不待仰號蒼旻嗚呼豈寸魚之心能報東海之恩

唐太原白氏之殤墓誌銘

白氏下殤曰幼美小字金剛奴其先太原人高祖諱  
志善尚衣奉御曾祖諱溫都官郎中王父諱鏗河南  
府鞏縣令先府君諱季庾大理少卿山東別駕先太  
夫人潁川陳氏封潁川縣君幼美即第四子也既生  
而惠旣孩而敏七歲能誦詩賦八歲能讀書鼓琴九  
歲不幸遇疾夭徐州符離縣私第貞元八年九月權

窆于縣南原元和九年春二月二十五日改葬于華  
州下邳縣義津鄉北岡祔于先府君宅兆之東三十  
步其兄居易行簡藐然已孤撫哀臨穴斷手足之痛  
其心如初且號其銘誌于墓曰

嗚呼剛奴痛矣哉念爾九歲逝不迴埋魂閔骨長夜  
臺二十年後復一開昔葬符離今下邳魂兮魂兮隨  
骨來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二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三

記序

凡一十一首

江州司馬廳記

自武德以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摠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唯負與俸在凡内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第居之凡執伎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遥署之凡仕久資高耄昏軟弱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實莅之莅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畜器貯用急於兼濟者居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繫乎時也適不適在



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觀遊羣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以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滙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案唐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噫爲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爲身謀則祿仕之優穩者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因書所得以告來者時元和十三年七月八日記

草堂記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峰曰香爐峰北寺曰遺愛寺介峰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峰腋寺作爲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墻塼而已不加白城階用石纂牕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三兩卷樂天旣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傍睨竹對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頽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



自問其故荅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  
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  
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扞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  
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修柯戛雲低枝拂潭如幢豎  
如蓋張如龍虵走松下多灌叢蘿蕙葉蔓駢織承翳  
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爲  
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埤塊雜木異草  
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  
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燂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  
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  
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岬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岬  
上泉脉分綫懸自簷注砌纍纍如貫珠霏微如雨露  
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傍耳目杖屨可及者春有  
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谿月冬有鑪峰雪  
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醜縷而言  
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  
尚不免有驕穩之態今我爲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  
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  
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反去我千載我知其心  
以是哉矧予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  
雖一日二日輒覆蕘土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  
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剝來佐江郡郡守以  
優容而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  
所卒獲所好又何以求焉尚以冗負所羈餘累未盡



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予異時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寺長老湊朗滿晦堅等凡二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落之因爲草堂記

許昌縣令新廳壁記

民非政不乂政非官不舉官非署不立是三者相爲用故古君子有雖一日必葺其墻屋者以是哉許昌縣居梁鄭陳蔡間要路由於斯當建申貞元之際大軍聚於斯兵殘其民火焚其邑夫困生荆棘官舍爲

煨燼乘其弊而爲政作事者其難乎去年春叔父自徐州士曹掾選署厥邑令於是約己以清白納人以簡直立事以強毅以清白故官吏不敢侵于民以簡直故獄訟不得留于庭以強毅故軍鎮不能干于縣由是居二年民用康政用暇乃曰儲蓄邦之本命先營困倉又曰公署吏所寧命次圖廳事取材於土物取工於子來取時於農隙然後豐約量其力廣狹稱其位儉不至陋壯不至驕庇身無燥濕之憂視事有朝夕之利官由是而立政由是而舉民由是而又建一物而三事成其孰不韙之哉嗚呼吾家世以清簡坐爲貽燕之訓叔父奉而行之不敢失墜小子舉而書之亦無愧辭若其官邑之省置風物之有亡田賦



之上下蓋存乎圖謀此略而不書今但記新廳之時  
制與叔父作爲之所由也先是邑居不修屋壁無紀  
前賢姓字湮泯無聞而今而後請居厥位者編其年  
月名氏自叔父始時貞元十九年冬十月一日記

養竹記

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對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  
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  
不倚者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  
受者竹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  
夷險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樹之爲庭實爲貞元  
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選及第授校書郎始於長安  
求假居處得常樂里故關相國私第之東亭而處之

明日履及于亭之東南隅見叢竹於斯枝葉殄瘁  
聲無色詢于關氏之老則曰此相國之手植者自相  
國捐館他人假居繇是筐篚者斬焉篲箒者刈焉刑  
餘之材長無尋焉數無百焉又有凡草木雜生其中  
葦茸蒼鬱有無竹之心焉居易惜其嘗經長者之手  
而見賤俗人之目翦棄若是本性猶存乃芟翳薈除  
糞壤䟽其間封其下不終日而畢於是日出有清陰  
風來有清聲依依然欣欣然若有情於感遇也嗟乎  
竹植物也於人何有哉以其有似於賢而人愛惜之  
封植之况其真賢者乎然則竹之於草木猶賢之於  
衆庶嗚呼竹不能自異惟人異之賢不能自異惟用  
賢者異之故作養竹記書于亭之壁以貽其後之居



斯者亦欲以聞於今之用賢者云

記畫

張氏子得天之和心之術積爲行發爲藝藝尤者其畫歟畫無常工以似爲工學無常師以真爲師故其措一意狀一物往往運思中與神會髣髴焉若歐和役靈於其間者時予在長安中居甚閒聞甚熟乃請觀於張張爲予盡出之厥有山水松石雲霓鳥獸暨四夷六畜妓樂華蟲咸在焉凡十餘軸無動植無小大皆曲盡其能莫不向背無遺勢洪纖無遁形迫而視之有似乎水中了然分其影者然後知學在骨髓者自心術得工侔造化者由天和來張但得於心傳於手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至若筆精之英華指趣之律度予非畫之流也不可得而知之今所得者但覺其形真而圓神和而全炳然儼然如出於圖之前而已耳張始年二十餘致功甚近予意其生知之藝與年而長則畫必爲希代寶人必爲後學師恐將來者矢其傳故以年月名氏記于圖軸之末云時貞元十九年清河張敦簡畫六月十日太原曰居易記

記異

華州下邽縣東南三十餘里曰延平里里西南有故蘭若而無僧居元和八年秋七月予從祖兄曰皞自華州來訪予途出於蘭若前及門見婦女十許人服黃綠衣少長雜坐會語於佛屋聲聞于門兄執行方渴將就憩且求飲望其從者蕭士清未至因下馬自



繫韁於門柱舉首忽不見意其退藏於惚闔之間從  
之不見又意其退藏於屋壁之後從之又不見周視  
其四旁則堵墻環然無隙缺覆視其聚談之所則塵  
壤翳然無足迹繇是知其非人憐然大異之不敢留  
上馬疾驅來告予予亦異之因訊其所聞兄曰云云  
甚多不能殫記大抵多云王胤老於此觀其辭意若  
相與數相過者厥所去予舍八九里因同往訪焉果  
有王胤者年老即其里人也方徙居於蘭若東百餘  
步葺墻屋築場藝樹僅畢明日而入既入不浹辰而  
胤死不越明而妻死不逾時而胤之二子與二婦一  
孫死餘一子曰明進大恐懼不知所爲意新居不祥  
乃撤屋拔樹夜徙去遂獲全焉嘻推而徵之則衆君  
子謀於社以亡曹婦人來林生之室信不虛矣明  
年秋予與兄出遊因復至是胤胤之居則井湮竈夷  
闐然唯環墻在里人無敢居者異乎哉若然者命數  
耶偶然耶將所徙之居非吉土耶抑王氏有隱慝鬼  
得謀而誅之耶茫乎不識其由且志於佛室之壁以  
俟辨惑者九月七日樂天云

東林寺經藏西廊記

元和初江西觀察使韋君丹於廬山東林寺神運殿  
左甘露壇右建修多羅藏一所土木丹漆之外飾以  
多寶相好嚴麗鄰諸鬼功雖兩都四方或未前見一  
切經典盡在於內蓋釋宮之天祿石渠也初藏既成  
南東北廊亦具獨西未作而韋君薨追今十餘年風



日所飄燥雪雨所霑濕西南一隅壞有日矣僧坊衆  
惜之予亦惜之非不是圖才力不足暨十三年予作  
景雲律師塔碑成景雲弟子饋絹百匹予以法施淨  
財義不已有即日移用作藏西廊因請寺長老演公  
滿公琳公等經之寺綱維令杲靈達等成之蓋欲護  
前功償始願非任於布施相功德心也其集經名數  
與創藏由緣詳于李肇碑文此但書新作西廊而已  
十四年月日忠州刺史白居易記

三遊洞序

平淮西之明年冬予自江州司馬授忠州刺史微之  
自通州司馬授虢州長史又明年春各祇命之郡與  
知退偕行三月十日叅會於夷陵翌日微之反棹送

予至下牢戍又翌日將別未忍引舟上下者久之酒  
酣聞石間泉聲因捨棹進策步入蹊岍初見石如疊  
如削其怪者如引臂如墜幢次見泉如瀉如灑其奇  
者如懸練如不絕綫遂相與維舟巖下率僕夫芟蕪  
刈翳梯危縋滑休而復上者凡四焉仰睇俯察絕無  
人迹但水石相薄磷磷鑿鑿跳珠濺玉驚動耳目自  
未訖戍愛不能去俄而峽山昏黑雲破月出光氣含  
吐互相明滅晶瑩玲瓏象生其中雖有敏口不能名  
狀旣而通夕不寐迨旦將去憐奇惜別且嘆且言知  
退曰斯境勝絕天地間其有幾乎如之何俯通津縣  
歲代寂寥委置罕有到者予曰借此喻彼可爲長太  
息豈獨是哉豈獨是哉微之曰誠哉是言矧吾人難



相逢斯境不易得今兩偶於是得無述乎請各賦古  
調詩二十韻書于石壁仍命予序而紀之又以吾三  
人始遊故因爲三遊洞洞在峽州上二十里北峰下  
兩岬相廡間欲將來好事者知故備書其事

### 遊大林寺序

余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  
郁安定梁必復范陽張時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士  
堅利辨道建神照雲臯息慈寂然凡十七人自遺愛  
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憩峰頂登香爐峰宿大林  
寺中唯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時節絕  
晚于時孟夏月如正二月天梨桃始華澗草猶短人  
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世界  
者因口號絕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  
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旣而周覽屋  
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弘簡李補闕渤三人姓名詩  
句因與集虛輩嘆且曰此地實匡廬間第一境由驛  
路至山門曾無半日程自蕭魏李遊迄今坐二十年  
寂寥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也如此時元和十  
二年四月九日樂天序

### 代書

廬山自陶謝泊十八賢已還儒風絲絲相續不絕貞  
元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出爲文人今其讀書屬  
文結草廬於巖谷間者猶一二十人即其中秀出者



有彭城人劉軻軻開卷慕孟軻爲人秉筆慕楊雄司馬遷爲文故著翼孟三卷參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而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往而得予佐潯陽三年軻每著文輒來示予予知軻志不息異日必能跨符楊而攀陶謝軻一旦盡賫所著書及所爲文訪予告行欲舉進士予方淪落江海不足以發軻事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徧致書於臺省故人因援紙引筆寫曾中事授軻且曰子到長安持此札爲予謁集賢庾三十二補闕翰林杜十四拾遺金部元八貞外監察牛二侍御秘書蕭正字藍田楊主簿兄弟彼七八君子皆予文友以予愚直嘗信其言苟于今不我欺則子之道庶幾光明矣又欲使平生故人知我形體已悴志氣已憊獨好善喜才之心未死去矣去矣持此代書三月三日樂天白

送侯權秀才序

貞元十五年秋予始舉進士與侯生俱爲宣城守所貢明年春予中春官第旣入仕凡歷四朝才朽命剝蹇躓不暇去年冬蒙不次恩遷尚書郎掌誥西掖然青衫未解白髮已多矣時子尚爲京師旅人見除書走來賀予因從容問其官名則曰無得矣問其生業則曰無加矣問其僕乘囊資則曰日消月賸矣問別來幾何時則曰二十有三年矣嗟乎侯生當宣城別時才文志氣我爾不相下今予猶小得遇子卒無成由子而言予不爲不遇矣嗟乎侯生命實爲之謂之



何哉言未竟又有行色且曰欲謁東諸侯恐不知我者多請一言以寵別予方直閣慨然竊書命筆以序之爾

### 冷泉亭記

東南山水餘杭郡爲最就郡言靈隱寺爲尤由寺觀冷泉亭爲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而撮奇得要地搜勝槩物無遁形春之日吾愛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夏之夜吾愛其泉淙淙風泠泠可以蠲煩析醒起人心情山對爲蓋巖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翫之者可濯足於牀下卧而狎之者可坐釣於枕上矧又潺湲潔澈粹冷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塵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潛利陰益可勝言哉斯所以最餘杭而甲靈隱也杭自郡城拒四封叢山複湖易爲形勝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君造虛白亭有韓僕射臯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奘最後作此亭於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謂佳境殫矣能事畢矣後來者雖有敏心巧目無所加焉故吾繼之述而不作長慶三年八月十三日記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四

書凡三首

與楊虞卿書

師臯足下自僕再來京師足下守官鄆縣吏職拘絆相見甚稀凡半年餘與足下開口而笑者不過三四及僕左降詔下明日而東足下從城西來抵昭國坊已不及矣走馬至滄水才及一執手憫然而訣言不及他邇來雖手札三往來亦不過問道途報健否而已鬱結之志曠然未舒思欲一陳左右者久矣去年六月盜殺右丞相於通衢中迸血髓磔髮肉所不忍道合朝震慄不知所云僕以爲書籍以來未有此事國辱臣死此其時耶苟有所見雖畎畝皂隸之臣不





當默默况在班列而能勝其痛憤耶故武相之氣平  
明絕僕之書奏日午入兩日之內滿城知之其不與  
者或誣以僞言或構以非語且浩浩者不酌時事大  
小與僕言當否皆曰丞郎給舍諫官御史尚未論請  
而贊善大夫何反憂國之甚也僕聞此語退而思之  
贊善大夫誠賤冗耳朝廷有非常事即日獨進封章  
謂之忠謂之憤亦無媿矣謂之妄謂之狂又敢逃乎  
且以此獲辜顧何如耳况又不以此爲罪名乎此足  
下與崔李元庾輩十餘人爲我悒悒鬱鬱長太息者  
也然僕始得罪於人也竊自知矣當其在近職時自  
惟賤陋非次寵擢夙夜腆愧思有以稱之性又愚昧  
不識時之忌諱凡直奏密啓外有合方便聞於上者  
稍以歌詩導之意者欲其易入而深誠也不我同者  
得以爲計媒孽之辭一發又安可君臣之道聞自明  
白其心乎加以握兵於外者以僕潔慎不受賂而憎  
秉權於內者以僕介獨不附已而忌其餘附麗之者  
惡僕獨異又信狷狷吠聲唯恐中傷之不獲以此得  
罪可不悲乎然而寮友益相重交游益相信信於近  
而不信於遠亦何恨哉近者少遠者多多者勝少者  
不勝又其宜矣師臯僕之是言不發於他人獨發於  
師臯師臯知我者豈有愧於其間哉苟有愧於師臯  
固是言不發矣且與師臯始於宣城相識迨于今十  
七八年可謂故矣又僕之妻即足下從父妹可謂親  
矣親如是故如是人之情又何加焉然僕與足下相



知則不在此何者夫士大夫家閨門之內朋友不能  
知也閨門之外姻族不能知也必待友且姻者然後  
周知之足下視僕莅官事擇交友接賓客何如哉又  
視僕撫骨肉待妻子馭僮僕又何如哉小者近者尚  
不敢不盡其心况大者遠者乎所謂斯言無愧而後  
發矣亦猶僕之知師臯也師臯孝敬友愛之外可略  
而言足下未應舉時嘗克賢良直言之賦其所對問  
志磊磊而詞諤諤雖不得第僕始愛之及與獨孤補  
闕書讓不論事與盧侍郎書請不就職與高相書諷  
成致仕之志志益大而言益遠而僕愛重之心繇是  
加焉近者足下與李弘慶友善弘慶客長安中貧甚  
而病亟足下爲逆致其母安慰其心自損衣食以續  
其醫藥甘旨之費有年歲矣又足下與崔行儉游行  
儉非罪下獄足下意其不幸及於流竄勅下之日躬  
俟於御史府門而行李之具養活之物崔生顧其旁  
一無闕者其餘奉寡姊親護其夫喪撫孤甥誓畢其  
婚嫁取貴人子爲婦而禮法行於家由甲乙科入官  
而吏聲聞於邑凡此者皆可以激揚積俗表正士林  
斯僕所以嚮慕勤勤豈敢以骨肉之姻形骸之舊爲  
意哉然足下之美如此而僕側聞蚩蚩之徒不悅足  
下者已不少矣但恐道日長而毀日至位益顯而謗  
益多此伯寮所以愬仲由季孫所以毀夫子者也昔  
衛玠有云人之不逮可以情恕非意相加可以理遣  
故至終身無喜愠色僕雖不敏常佩此言師臯人生



未死見千變萬化若不情怨於外理遣於中欲何爲哉欲何爲哉僕之是行也知之久矣自度命數亦其宜然凡人情通達則謂由人窮塞而後信命僕則不然十年前以固陋之姿瑣屑之藝與敏手利足者齊驅豈合有所獲哉然而求名而得名求祿而得祿人皆以爲能僕獨以爲命命通則事偶事偶則幸來幸之來尚歸之於命不幸之來也捨命復何歸哉所以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者寔如此也又常照鏡或觀寫真自相形骨非富貴者必矣以此自決益不復疑故寵辱之來不至驚怪亦足下素所知也今且安時順命用遣歲月或免罷之後得以自由浩然江湖從此長往死則葬魚鼈之腹生則同鳥獸之羣必不能與掄聲攫利者權量其分寸矣足下輩無復見僕之光塵於人寰間也多謝故人勉對令德粗寫鄙志兼以爲別居易頓首

與陳給事書

正月日鄉貢進士白居易謹遣家僮奉書獻於給事閣下伏以給事門屏間請謁者如林獻書者如雲多則多矣然聽其辭一辭也觀其意一意也何者率不過有望於吹噓翦拂耳居易則不然今所以不請謁而奉書者但欲貢所誠質所疑而已非如衆士有求於吹噓翦拂也給事得不獨爲之少留意乎大凡自號爲進士者無賢不肖皆欲求一第成一非居易之獨慕耳旣慕之所以切不自察嘗勤苦學文迨今



十年始獲一貢每見進士之中有一舉而中第者則欲勉狂簡而進焉又見有十舉而不第者則欲引鴛鴦而退焉進退之宜固昭昭矣而遇者自惑於趣舍何哉夫蘊奇挺之才亦不自保其不勝而一上得第者非他也是主司之明也抱瑣細之才亦不自知其妄動而十上下第者亦非他也是主司之明也豈非知人易而自知難耶伏以給事天下文宗當代精鑒故不揆淺陋敢布腹心居易鄙人也上無朝廷附離之援次無鄉曲吹煦之譽然則孰爲而來哉蓋所仗者文章耳所望者主司至公耳今禮部高侍郎爲主司則至公矣而居易之文章可進也可退也切不可自知之欲以進退之疑取決於給事給事其能捨之乎

居易聞神著靈龜者無常心有叩之者不以誠則已若以誠叩之必以信告之無貴賤無大小而不之應也今給事鑒如水鏡言爲著龜邦家大事咸取決於給事豈獨遺其微小乎謹獻雜文二十首詩一百首伏願俯察悃誠不遺賤小退公之暇賜精鑒之一加焉可與進也乞諸一言小子則磨鉛策蹇騁力於進取矣不可進也亦乞諸一言小子則息機斂迹甘心於退藏矣進退之心交爭於胸中者有日矣幸一言以蔽之旬日之間敢佇報命塵穢聽覽若奪氣褫魄之爲者不宣居易謹再拜

爲人上宰相書

二月十九日某官某乙謹拜手奉書獻於相公執事



書曰古人云以水投石至難也某以爲未甚難也以卑于尊以賤合貴斯爲難矣何者夫尊貴人之心堅也強也不轉也甚於石焉卑賤人之心柔也弱也自下也甚於水焉則合之難也豈不甚於水投石哉然則自古及今往往有合者又何哉此蓋以心遇心以道濟道故也苟心相見道相通則水反爲石石反爲水則其合之易也又甚乎以石投水焉何者石之投水也猶觸之有聲受之有波水道之相得也則貴者不知其貴也賤者不知其賤也當其冥同所合之際但昭然而已矣其合之易也豈不甚於石投水哉噫厥道廢墜不行於代久矣故貴者自貴耳賤者自賤耳維同心同道不求相合也今某之心與相公之心愚智不侔也今某之道與相公之道小大不倫也矧又尊卑貴賤之勢相懸如石焉如水焉而欲強至難爲至易無乃不可乎然則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抑有由伏以相公方今佐裁成之道當具瞻之初竊希變天下水石之心自相公始也通天下貴賤之道自某始也不然者夫豈不自知其狂進妄動哉伏少留聽而畢辭焉幸甚幸甚某伏觀先皇帝之知遇相公也雖古君臣道合者無以加也然竟不與大位不授大權不盡行相公之道者何哉識者以爲先皇父子孝慈之間亦古未有也蓋先皇所以輒已知人之明用賢之功致理之德以留賜今上也亦猶太宗黜李勣而使高宗寵用之也故今上在諒陰而特用也相公



自郎官而特拜也推此二者有以見識者之言信矣  
斯則先皇知遇之恩貽燕之念今上速用之旨倚賴  
之誠相公寵擢之榮託寄之重自國朝以來三者兼  
之甚鮮矣故某竊惟相公自拜命以來八九日得食  
不暇飽寢不暇安行則懍然居則惕然思所以荅先  
皇之知副今上之用先天下之望哉某竊以爲必然  
矣況今主上肇撫蒼生初嗣洪業雖物不改舊而今  
宜布新是以百辟傾心悽悽然以待主上之政也萬  
姓注目專專然以望主上之令也四夷側耳顚顚然  
以聽主上之風也豈直若此而已哉蓋待其政者勤  
墮邪正繫其中焉望其令者憂喜親踈生其中焉聽  
其風者畏侮動靜出其中焉而將來理亂之根安危  
之源盡在於三者之中矣如此則相公得不匡輔其  
政緝熙其令宣和其風乎然則匡輔緝熙宣和之道  
某雖不敏嘗聞於師焉曰天子之耳待宰相之耳而  
後聰也天子之目待宰相之目而後明也天子之心  
識待宰相之心識而後聖神也宰相之耳待天下之  
耳而後聰也宰相之目待天下之目而後明也宰相  
之心識待天下之心識而後能啓發聖神也然則下  
取天下耳目心識上以爲天子聰明神聖者此宰相  
之本職也而爲匡輔緝熙宣和之道也若宰相唯以  
兩耳聽之兩目視之一心思之則朝廷之得失豈盡  
知見乎必不盡也而況於天下之得失乎宰相之耳  
目得聰明乎必兼也而況於上以爲天子聰明神聖



乎然則天下聰明心識取之豈無其道耶必有也在乎知與不知行與不行耳噫自開元已來斯道寢衰鮮能行者自貞元以來斯道寢微鮮能知者豈唯不知乎不行乎又將背古道而馳者也何者古者宰相以危言危行扶危持顛爲心今則敏行遜言全身遠害而已矣古者宰相以接士爲務今則不接賓客而已矣古者宰相以開閣爲名今則鑱其第門而已矣致使天下之聰明盡委棄於草木中焉天下之心請盡沈沒於泥土間焉則天下聰明心識萬分之中宰相何嘗取得其一分哉是故寵益崇而謗益厚歲彌人而愧彌深至乃上負主恩下斂人怨行止寢食自有慙色者夫豈非不得天下聰明心識之所致耶然

則爲宰相者得不思易其轍乎是以聰明損於上正直銷於下畏忌慎默之道長公議忠謹之路塞朝無敢言之士庭無執咎之臣自國及家寢以成弊故父訓其子曰無介直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寢正以賈悔尤先達者用以養身後進者資而取仕日引月長熾然成風識者腹非而不言愚者心而是效至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有耳者如聾也有口者如含鋒刃也如此則上之得失下之利病雖欲匡救何由知之嗟乎自古以來斯道之弊恐未甚於今日也然則爲宰相者得不思變其風乎是以慎忌積於中則政事廢於表因循苟且之心作強毅久大之性虧反謂率職而舉者不達於時宜當官而行者不通於



事變故殿最之書雖具而不實黜陟之法雖備而不  
行欲望惡者懲善者勸或恐難矣古之善爲宰相者  
豈盡得賢而用之乎豈盡知不肖而去之乎蓋在於  
秉鈞軸之樞握刃刃之要刻邪爲正削觚爲圓能使  
善之必遷不謂善之盡有能使惡之必改不謂惡之  
盡無成此功者無他懲勸之所致耳然則爲宰相者  
得不思提其綱使羣目皆自張乎是以懲勸息於此  
則賢能乏於彼故岳鎮闕而不知所取臺省空而不  
知所求今則尚書六司之官暨于百執事者大凡要  
劇者多虛其位閒散者咸備其官或曰所以難其人  
重其祿也嗟乎徒知難其人而闕之不知邦政日歸  
於下吏也徒知重其祿而愛之不知稍食日費於冗

員也損益利害豈不明哉古之善爲宰相者虛其懷  
直其氣苟有舉一言者必從而索之苟有薦一善者  
必隨而用之然後明察否臧精考真僞得人者行進  
賢之賞謬舉者坐不當之辜自然審輪轅以相求謹  
關梁以相保故才無乏用國無廢官豈可疑所舉之  
未精而反失其善重所任而不苟而反廢其官與其  
廢官寧其虛授與其失善寧其謬升但在乎明覈是  
非必行賞罰則謬升虛授當自辨焉然則爲宰相者  
得不思振其領使衆毛皆舉乎是以庶政闕於內則  
庶事數於外至使天下之戶口日耗天下之士馬日  
滋游手於道途市井者不知歸託足於軍籍釋流者  
不知反計數之吏日進聚斂之法日興田疇不闢而



麥禾之賦日增桑麻不加而布帛之價日賤吏部則士人多而官員少姦濫日生諸使則課利少而羨餘多侵削日甚舉一知十可勝言哉况今方域未甚安邊陲未甚靜水旱之災不戒兵戎之動無期然則爲宰相者得不圖將來之安補既往之敗乎若相公用天下之日觀而救之夫豈無最遠之見乎用天下之心圖而濟之夫豈無最長之策乎策之最長者見之最遠者在相公鑒而取之誠而行之而已取之也行之也今其時平爲時之用大矣哉古者聖賢有其才無其位不能行其道也有其才有其位無其時亦不能行其道也必待有其才有其位有其時然後能行其道焉某竊見相公曩時制策對中論風化澆淳之

源明天人交感之道陳兵災救療之術可謂有其才矣又伏見今月十一日制詞云其代予言允屬良弼必能形四方之風成天下之務可謂有其時矣今相公有其才有其位有其時則行道由已而由道乎哉某又聞一往而不可追者時也故聖賢甚惜焉方今拭天下之目以觀主上之作爲也側天下之耳以聽相公之舉措也如此則相公出一言不終日而必聞於朝野主上發一令不浹辰而必達於華夷蓋主上輯百辟和萬姓服四夷之時在於此時矣相公克人望代天工報國之恩正在於今日矣或者曰君臣之道至大也可以漸合不可以速合也天下之化至大也可以漸行不可以速行也賢人之事業至大也行



之可以枉尺而直尋也某以爲殆不然矣夫時之變事之宜其間不容息也先之太過後之則不及故時未至聖賢不進而求時既來聖賢不退而讓蓋得之則不啻乎事半而功倍也失之則不啻乎事倍而功半也嗟乎或者徒知漸合其道而不知啓沃之時失於漸中矣徒知漸行其化而不知燮理之時失於漸中矣徒知枉尺而直尋而不知易失於時則難生於漸中雖枉尋不能直尺矣近者宰相道不行化不成事業不光明率由乎有志於漸矣請以前事明之某嘗聞太宗顧謂羣臣曰善人爲邦百年然後能勝殘去殺當今大亂之後將求致理寧可造次而望乎魏文貞曰不然夫亂後易理猶饑人易食也若聖哲施

化人應如響期月而可信不爲難三年成功猶謂晚太宗深納其言時封德彝輩共非之曰不可三代以後人漸澆訛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魏徵書生不識時務信其虛說必亂國家於是太宗卒從文貞之言力行不倦三數年間天下大安戎狄內附太宗曰惜哉不得使封德彝見之斯則得其時行其道不取於漸之明効也况今日之天下豈弊於武德之天下乎相公之事業豈後於文貞之事業乎在於疾行而已矣所以主上踐祚未及十日而寵命加於相公者惜國家之時也相公受命未及十日而某獻於執事者惜相公之時也夫欲行大道對大功貴其速也蓋明年不如今年明日不如今日矣故孔子曰



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此言時之難得而易失也伏惟相公惜其時之易也而不失焉慮其漸之難也而不取焉抑又聞濟時者道也行道者權也扶權者寵也故得其位不可一日無其權得其權不可一日無其寵然則取權有術也求寵有方也蓋竭其力以舉職而權必自歸忘其身以徇公而寵必自至權歸寵至然後能行其道焉伏惟相公詳之而不忽也抑又聞不棄死馬之骨者然後良驥可得也不棄狂夫之言者然後嘉謨可聞也苟某管見之中有可取者俯而取之苟藹言之中有可採者俛而採之則知之者必曰至如某之見猶且不棄况愈於某之徒歟則天下精通達識之士得不比扇而至乎聞之者必曰如某之言猶且不棄况愈於某之徒歟則天下審諤敢言之士得不繼踵而來乎伏惟相公試垂意焉則天下之士幸甚某遊長安僅十年矣足不踐相公之門目不識相公之面名不聞相公之耳相公視某何爲者哉豈非介者耶狷者耶今一旦卒然以數千言塵瀆執事者又何爲哉實不自揆欲以區區之聞見裨相公聰明萬分之一分也又欲以濟天下顛頽之人死命萬分之一分也相公以爲如何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四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五

書序凡五首

與元九書

月日居易白微之足下自足下謫江陵至于今凡所贈荅詩僅百篇每詩來或辱序或辱書冠于卷首皆所以陳古今歌詩之義且自叙爲文因緣與年月之遠近也僕既受足下詩又諭足下此意常欲承荅來旨粗論歌詩大端并自述爲文之意總爲一書致足下前累歲已來牽故少暇間有容隙或欲爲之又自思所陳亦無足下之見臨紙復罷者數四卒不能成就其志以至于今今俟罪潯陽除盥櫛食寢外無餘事因覽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舊文二十六軸開卷



得意忽如會面心所畜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萬里也既而憤悱之氣思有所洩遂追就前志勉爲此書足下幸試爲僕留意一省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至愚騃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氣

泰夏樂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爲大柄決此以爲大寶也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作戒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洎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導人情乃至於諂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于時六義始刊矣國風變爲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蘇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爲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于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槩尚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鴈爲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爲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于時六義始缺矣晉宋



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焉于時六義寢微矣陵夷至于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以愍征役也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也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也昔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爭如練離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于時六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參

感興詩十五首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之作才已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篇至於貫穿今古覩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僕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陳於左右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無字之字示僕者僕雖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為詩九歲諳識聲韻十五



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  
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於口舌成瘡手肘成胝  
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瞥瞥然如  
飛蠅垂珠在眸子中也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文所  
致又自悲矣家貧多故二十七方從鄉賦既第之後  
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及授校書郎時已盈三四百  
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工其實未窺作  
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  
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  
著歌詩合爲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  
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  
手請諫紙啓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  
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遞遞聞於上上以庶  
宸聰副憂勸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  
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又請  
爲左右終言之凡聞僕賀雨詩而衆口籍籍已謂非  
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脉脉盡不悅矣聞秦中吟  
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樂遊園寄足下詩  
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  
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徧舉不相與者號爲沽名號爲  
詆訐號爲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  
骨肉妻孥皆以我爲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不過三兩  
人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而魴死有唐衢者見  
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則足下又十年來困躓



若此嗚呼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  
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聞於上耶不  
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然僕又自思關  
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  
畫碁博可以接羣居之歡者一無通曉即其愚拙可  
知矣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總麻之親達官無半面之  
舊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拳於戰文之場十年之  
間三登科第名入衆耳迹升清貫出交賢俊入侍冕  
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宜也日者又  
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傳爲  
準的其餘詩句亦徃徃在人口中僕慙然自愧不之  
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

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  
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  
者復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樂娛他  
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  
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  
之中徃徃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  
每有誦僕詩者此誠雕蟲之戲不足爲多然今時俗  
所重正在此耳雖前賢如淵雲者前輩如李杜者亦  
未能忘情於其間哉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  
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旣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  
貴使已爲造物者肯兼與之乎今之迫窮理固然也  
况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迤剝至



死李白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彼何人哉况僕之才又不逮彼今雖謫在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飢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僕數月來檢討囊篋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爲卷首自拾遺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間居知足保和吟翫情性者一百首謂之閒適詩又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嘆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四

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爲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致於執事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爲雲龍爲風鳴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爲霧豹爲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懽今銓次之間未能刪去他時有爲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微之夫貴耳賤目榮古



陋今人之大情也僕不能遠徵古舊如近歲韋蘇州  
歌行清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閒澹自  
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  
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後人貴之今僕之詩人所  
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  
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閒適者思澹而詞  
迓以質合适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  
足下耳然千百年後安知復無如足下者出而知愛  
我詩哉故自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  
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  
知吾最要率以詩也如今年春遊城南時與足下馬  
上相戲因各誦新艷小律不雜他篇自皇子陂歸昭

國里迭吟遍唱不絕聲者二十里餘樊李在傍無所  
措口知我者以爲詩仙不知我者以爲詩魔何則勞  
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  
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知  
老之將至雖駮鸞鶴遊蓬瀛者之適無以加於此焉  
又非仙而和微之微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脫  
蹤跡傲軒昂輕人寰者又以此也當此之時足下興  
有餘力且與僕悉索還往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十  
八古樂府李二十新歌行盧揚二祕書律詩竇七元  
八絕句博搜精掇編而次之號元白往還詩集衆君  
予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踴躍欣喜以爲盛事嗟乎言  
未終而足下左轉不數月而僕又繼行心期索然何



日成就又可爲之歎息矣又僕嘗語足下凡人爲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蚩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况僕與足下爲文尤患其多已尚病之况他人乎今且各纂詩筆粗爲卷第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出所有終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見在何地溘然而致則如之何微之微之知我心哉潯陽臘月江風苦寒歲暮鮮歡夜長無睡引筆鋪紙悄然燈前有念則書言無次第勿以繁雜爲倦且以代一夕之話也微之知我心哉樂天再拜

荅戶部崔侍郎書

侍郎院長閣下戶部牒中奉八月十七日書具承康

寧喜與抃會并別觀手翰訪叙綢繆何眷好勤勤此之不替也幸甚幸甚首垂問以鄙况不足云蓋默默兀兀委順任化而已次垂問以體氣除舊日疾外雖不甚健亦幸無急病矣次垂問以月俸月俸雖不多然量入以爲用亦不致凍餒矣又垂問以舍弟渠從事東川近得書且知無恙矣終垂問以心地此最要者輒梗槩言之頃與閣下在禁中日每視草之暇匡牀接枕言不及他常以南宗心要互相誘導別來閒獨隨分增修比於曩時亦似有得得中無得無可寄言來書云粗示可乎斯不可也又知兵部李尚書同在南宮錢蕭二舍人移官間秩退朝之暇數獲晤言每話舊遊輒蒙見念此蓋君子久要之心不爲榮



頽合散增減耳而不佞者又何幸焉然自到潯陽忽已周歲外物盡遣中心甚虛雖賦命之間則有厚薄而忘懷之後亦無窮通用此道推頽然自足文或杜門隱几塊然自居木形灰心動逾旬月當此之際又不知居在何地身是何人雖鵬鳥集於前枯柳生於肘不能動其心也而况進退榮辱之累耶又思頽者接確論時走嘗有言薦於執事云心與迹多相戾道與名不兩立苟有志於道者若不乖於外是幸於內猥蒙歎賞猶憶之乎今之身心或近是矣退思此語撫省初心求仁得仁又何不足之有也前月中長兄從宿州來又孤幼弟姪六七人皆自遠至日有糲食歲有麤衣飢寒獲同骨肉相保此亦默默委順之外益

自安也况廬山在前九江在左出門是滄浪水舉見香鑪峯東西二林時時一徃至如瀑水怪石桂風衫月平生所愛者盡在其中此又兀兀任化之外益自適也今日之心誠不待此而後安適况兼之者乎此鄙人所以安又安適又適而不知命之窮老之至也院長公望日重啓沃非遙仰惟勉樹勲名勿以鄙劣爲念

與濟法師書

月日弟子太原白居易白濟上人侍右昨者頂謁時不以愚蒙言及佛法或未了者許重討論今經典間未諭者其義有二欲面問答恐彼此卒卒語言不盡故粗形於文字願詳覽之敬佇報章以開未悟所



望所望佛以無上大慧觀一切衆生知其根性大小不等而以方便智說方便法故為闡提說十善法為小乘說四諦法為中乘說十二因緣法為大乘說六波羅密法皆對病根救以良藥此盡方便教中不易之典也何以若為小乘人說大乘法心則狂亂狐疑不信所謂無以大海內於牛迹也若為大乘人說小乘法是以穢食置於寶器所謂彼自無創勿傷之也故維摩經揔其義云為大醫王應病與藥又首楞嚴三昧經云不先思量而說何法隨其所應而為說法正是此義耳猶恐說法者不隨人之根性也故又法華經戒云若但讚佛乘衆生沒在罪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如此非獨慮說者不能救病亦懼聞者

不信沒入罪苦也則佛之付囑豈不丁寧也何則法王經云若定根基為小乘人說小乘法為闡提人說闡提法是斷佛性是滅佛身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劫墮諸地獄從佛出世猶未得出若生人中缺脣無舌獲如是報何以故衆生之性即是法性從本已來無有增減云何於中分別病藥又云於諸法中若說高下即名邪說其口當破其舌當裂何以故一切衆生心垢同一垢心淨同一淨衆生若病應同一病衆生須藥應同一藥若說多法即名顛倒何以故為妄分別拆善惡法破一切法故隨基說法斷佛道故此又了然不壞之義也又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金剛三昧經云皆



以一味道終不以小乘無有諸雜味猶如一雨潤據此後三經則與前三經義甚相戾也其故何哉若云依維摩詰謂富樓那云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又云不觀人根不應說法夫以富樓那之通慧又親奉如來爲大弟子尚未能觀知人心况復五百歲末法中弟子豈盡能觀知人心而後說法乎設使觀知人心若彼發小乘心而爲說大乘法可乎若未能觀彼心而率已意說又可乎旣未能觀與默然不說又可乎若云依義又依語則上六經之義序相違反其將孰依乎若云依了義經則三世諸佛一切善法皆從此六經出孰名爲不了義經乎况諸經中與維摩法華首楞嚴之說同者非一也與法王金剛金剛

二昧之說同者亦非一也不可遍舉故於二義中各舉三經此六經皆上人常所講讀者今故引以爲問必有甚深之旨焉今且有人忽問法於上人上人或能觀知其心或未能觀知其心將應病與藥而爲說耶將同一病一藥而爲說耶若應病與藥是有高下是有雜味即反法王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獲如上所說之罪報矣若同一病一藥爲說必當說大乘大乘即佛乘也若讚佛乘且不隨應心且不救病即反維摩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使衆生沒在罪苦矣六者皆如來說如來是真語實語不誑語不異語者今隨此則反彼順彼則逆此設有問者上人其將何法以對焉此其未諭者一也又五陰者色受



想行識是也十二因緣者無明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病苦憂悲苦惱是也夫五陰十二因緣蓋一法也蓋一義也略言之則爲五詳言之則爲十二雖名數多少或殊其於倫次轉遷合同條貫今五陰中則色受想行識相次而十二緣中則行識色入觸受相緣一則色在行前一則色次行後正序之既不類逆倫之又不同若謂佛次第而言則不應有此雜亂若謂佛偶然而說則不當名爲因緣前後不倫其義安在此其未諭者二也上人耆年大德後學宗師就出家中又以說法而作佛事必能研精二義合而通之仍望指陳著於翰墨蓋欲藏於篋笥永永不忘也其餘疑義亦續咨問居易稽首

### 與微之書

四月十日夜樂天白微之微之不見足下面已三年矣不得足下書欲二年矣人生幾何離闊如此况以膠漆之心置於胡越之身進不得相合退不得相忘牽攀乖隔各欲白首微之微之如何如何天實爲之謂之奈何僕初到潯陽時有熊孺登來得足下前年病甚時一札上報疾狀次序病心終論平生交分且云危憊之際不暇及他唯收數帙文章封題其上曰他日送達白二十二郎便請以代書悲哉微之於我也其若是乎又睹所寄聞僕左降詩云殘燈無焰影憧憧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聞風吹面



入寒窓此句他人尚不可聞况僕心哉至今每吟猶  
惻惻耳且置是事略叙近懷僕自到九江已涉三載  
形骸且健方寸甚安下至家人幸皆無恙長兄去夏  
自徐州至又有諸院孤小弟妹六七人提挈同來頃  
所牽念者今悉置在目前得同寒暖飢飽此一泰也  
江州風候稍涼地少瘴癘乃至虵虺蚊蚋雖有甚稀  
湔魚頗肥江酒極美其餘食物多類北地僕門內之  
口雖不少司馬之俸雖不多量入儉用亦可自給身  
衣口食且免求人此二泰也僕去年秋始遊廬山到  
東西二林間香爐峯下見雲水泉石勝絕第一愛不  
能捨因置草堂前有喬松十數株脩竹千餘竿青蘿  
爲牆坦白石爲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  
紅榴白蓮羅生池砌大抵若是不能殫記每一獨行  
動彌旬日平生所好者盡在其中不唯忘歸可以終  
老此三泰也計足下又不得僕書必加憂望今故錄  
三泰以先奉報其餘事况條寫如後云云微之微之  
作此書夜正在草堂中山窓下信手把筆隨意亂書  
封題之時不覺欲曙舉頭但見山僧一兩人或坐或  
睡又聞山猿谷鳥哀鳴啾啾平生故人去我萬里瞥  
然塵念此際斲生餘習所牽便成三韻云億昔封書  
與君夜金鑿殿後欲明天今夜封書在何處廬山菴  
裏曉燈前籠鳥檻猿俱未死人間相見是何年微之  
微之此夕我心君知之乎樂天頓首

荔枝圖序



荔枝生巴峽間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  
橘春榮實如丹夏熟紫如蒲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  
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略  
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  
三日而味變四日外色香味盡去矣元和十五年  
夏南賓守樂天命工史圖而書之蓋爲不識者與識  
而不及一二三日者云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五



